

转型中的中东政治

## 俄罗斯应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分析

崔小西

摘 要：本论文分析俄罗斯中东战略思维的历史演变过程；探究当前俄罗斯对叙利亚危机政策的背景、思想根源及影响因素；解读俄罗斯政策基于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缘由；阐释叙利亚危机局势下俄美利益的交汇与分歧。

关键词：叙利亚；中东政策；反对派；伊斯兰

作者简介：崔小西，硕士，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吉林长春 13003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2-0031-11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谈到叙利亚现在的内战问题，人们总是发问，为何俄罗斯积极保护叙利亚当前的政权。也许我们能从普京 2012 年 12 月的发言中听出端倪：“我们不是叙利亚当局的辩护人，我们关心的是未来。我们不想重复不久以前的错误。谁又能想到，西方曾支持过的人（指前利比亚反对派）却带来了美国大使惨死的悲剧”。本文试从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几个角度分析俄罗斯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

### 一、历史上俄罗斯的中东战略

俄罗斯在中东的出现始于基辅罗斯时代（9~12 世纪），当时与拜占庭帝国开启了著名的“瓦兰吉亚（瓦良格）至希腊”的贸易通商之路。出于地理位置考虑，当时的基辅罗斯采取了积极的区域政策，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南部边界及贸易通商道路。

彼得大帝（1672~1725）曾留下遗嘱，“要尽可能逼近君士坦丁堡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将主宰世界”。这是意在通过征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黑海，进入地中海，经波斯（现伊朗）进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策略。19 世纪中叶，俄国开始真正地实施“南进”战略，英俄之间随之爆发冲突。

随着历史的推移，中东成了俄罗斯与欧洲强国之间的联系纽带和角力舞台。一战引出了中东历史的新篇章，十月革命对中东国家的命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俄国革命推动了阿拉伯世界的自由解放运动。苏联很早就致力于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当时，刚刚诞生的苏联给予了土耳其巨大帮助，苏联废除了沙俄时代与土耳其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了旧沙皇政府对土耳其的索赔。土耳其和伊朗传统上曾是沙俄扩张的对象。苏联时代继续对这些国家给予极大关注。斯大林从土耳其那里获得了“不用将苏联海军基地从土耳其迁出”的承诺。同时，苏联还希望继续在伊朗北部采取军事占领政策。

1943 年，苏联支持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是第一个在法律上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当时莫斯科的考虑是，以色列这个中东国际关系的新棋子会给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相互关系带来不可预知的诸多困难。1952 年，斯大林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但随后又被其继任者恢复，他的继任者也积极修复苏联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冷战期间，叙利亚也奉行亲苏联政策。除戈尔巴乔夫时期外，苏联基本坚持了南进战略。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顶峰就是阿富汗战争。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方针弱化了苏联的“南进战略”和大国地位。在苏联解体后，伴随冷战的结束，中东也出现了新格局和新的区域力量，俄罗斯对于中东的政策和立场也出现了新趋向。叶利钦时期，尽管俄罗斯宣称将“重返中东”，但是国力难以为继，只停留在宣传层面。俄罗斯忙于内政和车臣问题，无法实施昔日的“南进战略”，只能提出所谓的“平等伙伴关系方针”（即争取多极世界）和“全方位外交政策”（实际是以经济合作为重心），对中东地区的政局发展采取放任自流、退缩保守和减少主动参与中东政局的政策。此时，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大大削弱，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则得到极大加强。俄罗斯在 1997~1998 年联合国检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过程中的成绩和作用也收效甚微。

然而，俄罗斯与中东的关系毕竟长达 10 个世纪，特别是在 20 世纪末俄罗斯成功地保持、巩固了与阿拉伯、以色列的均衡关系。它将中东与中亚视为具

---

徐万胜：《周边国家与地区军事地理》，洛阳：解放军外语音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 页。

邵丽英，“苏联解体后俄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转引自王铁铮：《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三辑）中东南亚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7 页。

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两个地区，与美国一起参与了中东地区的冲突调节、军事停火及多方谈判。

## 二、21 世纪初期俄罗斯的中东战略

21 世纪初期，俄罗斯在中东仍坚持自己的区域政治利益，也展示了重返中东的决心。2000 年以来俄罗斯秉承的是普京的务实中东政策和“梅普组合”时代的“现实+防御性”的外交政策，以实现“保卫俄罗斯安全、防止中亚不稳定军事及政治危机蔓延，及谋求阿拉伯国家帮助俄罗斯经济恢复”的三个战略目标。

由于中亚地区和外高加索地区力量真空局面的出现，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希望染指该地区。但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也面临着众多的机遇，它此时的区域政策就是积极面对困难，整合机遇。莫斯科方面也想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角色作用。俄罗斯在中东的区域政策也是其加强在世界舞台国际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正符合原俄罗斯政府总理普利马科夫对 21 世纪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憧憬和期待：俄罗斯应担当起全球角色，采取全球政策，俄罗斯回归世界强国角色是世界多极化条件下的自然意愿。

当然，在这个角色探寻和争取的过程中，俄罗斯也面临着全球及区域的挑战和威胁。莫斯科担心的是，俄罗斯可能会被排出解决欧洲及中东进程之外。莫斯科更担心自己被弱化成生产原料供应者的经济角色，导致自己不能参与世界现代技术革新的进程。

伊朗方面希望在基于叙利亚当前局势的基础上，加强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这在俄罗斯支持伊朗核计划的政策中已经得以体现。21 世纪初期，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并不仅仅局限于中东，俄罗斯已经感觉到了西方在原苏联边界地区造成的压力。莫斯科认为：土耳其希望扩大北约的影响，将俄罗斯赶出高加索，希望以此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直接接触，将矛盾和冲突引至俄罗斯。俄罗斯另一个隐患是，诸如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的极端组织和恐怖势力可能会积极支持和援助车臣恐怖分子。

---

Сагановский Евгений. Россия и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Котёл с неприятностями,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12.

李意：《海湾安全局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5 页。

Алина Клещенко. Почему России важна ситуация в Сирии?,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2013-08-29.

俄罗斯希望以叙利亚为最后防线,巩固自己的阵地。适逢 2010 年叙利亚与美国的關係恶化,叙利亚失去了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同时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冲突不断加剧,叙利亚更是充当了“以土地换和平”的积极支持者,招致了以色列的憎恨和军事打击威胁。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期间就曾多次和巴沙尔互访并探讨过反恐怖主义、防核武器扩散、伊朗核计划、武器销售(包括米格 29 和苏 30 战机),以及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关系等问题。但是,为了平衡在叙利亚与以色列二者之间的关系,保持中东的稳定,此期间俄罗斯没有向叙利亚销售 S300 防空导弹系统,以色列以此为回报也放弃了向格鲁吉亚供应武器的计划。此阶段,俄罗斯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充当中东和平进程的调停人,加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话,并倡导中东的无核化进程。

### 三、当前叙利亚危机下俄罗斯的政策思想

#### (一) 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中的民族宗教因素

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通常被称为政治伊斯兰。瓦哈比运动是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瓦哈比教义源自 18 世纪阿拉伯半岛精神领袖瓦哈比领导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前苏联及今天的俄罗斯常用“瓦哈比”这个词暗指对莫斯科不驯服的本国穆斯林,甚至用来指“伊斯兰极端分子”。

现在,俄罗斯对中东的伊斯兰教有所防范,担心其传播至北高加索及乌拉尔河地区。2013 年的前九个月,俄罗斯北高加索联邦区的极端主义犯罪活动的数量增加了 40%,形势有激化的倾向。原因就在于一些伊斯兰组织加强了行动,包括一些从叙利亚战争中返回的俄罗斯人。2013 年末的俄罗斯社会调查显示:俄罗斯人感觉最大威胁不是“生态灾难”和“失业”,而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俄罗斯记者周刊》在 2013 年 11 月刊中提及了对“瓦哈比分子在俄罗斯意图建立新帝国”的担忧。根据《俄罗斯记者周刊》记者的资料:现在俄罗斯有近 70 万瓦哈比分子。

---

张友国:《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9 页。

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7 页。

Колеров М.А. Точка взрыва. Россия, Кавказ и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Москва: Регнум, 2012.

Алина Клещенко. Почему России важна ситуация в Сирии?,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2013-08-29.

Михаил Бушуев. Россия опасается неизвестного ей ваххабизма ("Deutsche Welle",

若不能遏制叙利亚的内乱局面，则俄罗斯近邻乌克兰可能既无法与俄罗斯实现一体化进程，也无法融入欧盟，而是滑向类似中东的混乱局面。现在俄罗斯国内正在积极探讨伊斯兰教在北高加索的影响，常提及“阿拉伯影响力”的问题。诸如哈塔卜、奥马尔都曾给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带来负面影响。今天叙利亚国内的对立局面就牵扯了宗教因素。

1994年阿拉伯世界的诸多国家并未与莫斯科方面对立，1999年还帮助过俄罗斯。车臣以及北高加索也没有被阿拉伯世界看作是“第二个阿富汗”。2000年初，高加索战斗着500名阿拉伯雇佣兵，但许多在车臣战斗的阿拉伯武装分子也被其本国的政府所通缉，参与高加索战斗的阿拉伯雇佣兵当时也未得到阿拉伯国家政府的支持。叙利亚不仅对北高加索，而且对南高加索也向莫斯科方面采取了支持的立场。巴沙尔2008年就曾向塔斯社表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采取了双重标准。

但是，自从2013年叙利亚危机进入白热化后，为阻止俄罗斯对叙利亚当局的支持，沙特阿拉伯以情报局局长班达尔为代表的官方多次向普京施压，包括“会尽量约束伊斯兰分子袭击俄罗斯”换取“俄罗斯放弃巴沙尔”的暗示。这自然会引发俄罗斯的联想和警惕，甚至可能加剧俄罗斯对叙利亚当局的支持。2014年1月初，叙利亚和伊拉克当局分别向联合国秘书长声明谴责利雅得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的行为。就俄罗斯看来，最重要的是防止叙利亚的瓦哈比派利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的支持而获取最终胜利。若瓦哈比派获取最终胜利，也意味着俄罗斯中东政策的整体失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叙利亚的发展，对伊朗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甚至可能导致俄罗斯冒险与西方直接军事对抗。

## （二）国际地位战略依托下的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

2012年5月就职总统以来，相对于梅德韦杰夫，普京的立场更为明确，不允许美国及英法通过“人民战争”方式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创造政权更迭的先例。事实上，不仅是俄罗斯，包括部分欧洲国家都担心叙利亚模式在自己版图上重演，乌克兰最近就几乎重蹈覆辙。维护叙利亚秩序不仅涉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利益，也涉及其中东地区的利益。叙利亚是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俄罗斯已经失去了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几个关系密切的阿拉伯国家盟友，甚至自己的盟友阿尔及利亚也出现了问题。因此，叙利亚秩序能否恢复的诸多因素

---

Германия), ИноСМИ, 2014-01-03.

Наим Рахмани. Тревожный сигнал Путину, ИноСМИ, 2014-01-03.

Сергей Строкань, Елена Черненко. Сирия и Иран так скоро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Газета «Коммерсант», 2014-01-15.

取决于俄罗斯，就如同当年戈尔巴乔夫帮助过伊拉克一样。2013 年 12 月 12 日普京在向联邦议会演说的国情咨文中说：“俄罗斯在解决叙利亚危机时不仅是要维护全球的稳定，同时也不允许让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受到任何威胁”。

俄罗斯自然不希望如同 1914 和 1941 年一样卷入世界战争。但是，面对叙利亚危机，它无法退步，因为退步会被西方视为软弱，不仅不能制止战争，而且可能加速战争的到来。普京的意见不仅仅代表俄罗斯政府立场，也代表了主流媒体的意见。俄罗斯主流媒体常见到“保护叙利亚，就是保护自己”、“今天的叙利亚，明天的俄罗斯”、“俄罗斯不能交出叙利亚”、“如果叙利亚倒下，俄罗斯也会倒下”、“俄罗斯就是下一个叙利亚”、“为何我们需要叙利亚”、“莫斯科决定着叙利亚的命运”等新闻标题。

正是俄罗斯的立场拖延了美国对当前叙利亚政权的军事打击，俄罗斯也期望通过更为强硬的行动在世界舞台上赢得更多的尊重。克林姆林宫也正在逐步增强对世界舞台的影响力。普京力图向世界证实，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单极世界已经走向了末路，俄罗斯自然希望认真考虑自己的利益。这种变化也是基于白宫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连遭失败的因素。俄罗斯力图将解决问题的钥匙握在自己手中，以获取更多利益，希望以此获取美国在高加索问题上的让步。自然俄罗斯也不排除通过让巴沙尔出走的形式以解决问题，但前提是保留叙利亚的政治制度框架。

俄罗斯力图向世界证实：俄罗斯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联合国，它稳定了 2013 年末的叙利亚局势，并且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正如前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所说，2013 年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达到了近 40 年的新高度。2013 年 9 月，俄罗斯提出了“将叙利亚化学武器交予国际监管之下”的建议。11 月后，又积极协助联合国做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具体工作，如向叙利亚提供销毁化学武器所需的交通工具以及技术与材料，用俄罗斯军舰将化学武器运出叙利亚，向联合国提供近 200 万美元用于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专项资金，以及用于还原叙利亚化学武器使用真相的俄罗斯记者拍摄的视频证据等。此外，多次邀请叙利亚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全国联盟”到莫斯科会谈。俄罗斯认为，2013 年 11 月末达成的“伊核历史性协议”也有自己的功劳，认为正是自己长达十年的不懈努力，才最终推动了这一协议。同是在 11 月末，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峰会上，欧盟未能说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签署一项令莫斯科不快的重大政治和贸易协议。俄罗斯力图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向世界证实自己坚持立场的决心和成效。

西方近两年一直力求获取俄罗斯对反巴沙尔政权行动的支持，但是至今未能如愿。普京就任总统后，对叙利亚的支持更为积极。这是俄罗斯的原则性立

场，难以改变。普京在访问以色列时曾向以色列总理许诺，如果以色列不干涉叙利亚的冲突，那么俄罗斯将冻结对叙利亚防空系统的供应。这可能是俄罗斯采用心理战的策略。

### （三）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中的经济因素

从经济角度考虑，俄罗斯也希望保护自己在叙利亚的投资。2008—2010年俄罗斯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旅游业的投资都得到了大幅增长。2010年俄罗斯向叙利亚的出口达到了110亿美元，在叙利亚的投资超过了200亿美元。2013年12月，俄罗斯天然气石油集团与叙利亚当局签署了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石油及天然气勘探、钻进及开采协议，协议有效期25年。而叙利亚石油的主要油藏正位于叙利亚武装分子的占领区域，靠近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塔尔图斯。

俄罗斯在地中海和黑海区域有着自己的战略意义，因此不可能忽视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的军事基地。失去这个军事基地不仅仅是军事政治上的损失，也是心理优势的丧失。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火合同总额达200亿美元。

若西方军事干涉叙利亚，俄罗斯虽然仍能从石油价格中短暂获利，但无法长久。从长远看，若巴沙尔政府垮台，俄罗斯的经济前景将不妙，因为反对派政权可能会建设由卡塔尔经由叙利亚至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这样，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将受到严重打击。根据卡塔尔国家银行的资料，卡塔尔的天然气储量为25万亿立方米，足够开采160年。廉价的卡塔尔天然气会大幅降低俄罗斯天然气的收入。因此，制止卡塔尔天然气管道穿越叙利亚至欧洲，也是俄罗斯支持巴沙尔政府的一个原因。

现今俄罗斯对欧盟拥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这是因为俄罗斯向欧盟提供着大量的天然气。波斯湾的中心地带拥有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油气田，分别位于卡塔尔北部和伊朗南部。如果叙利亚被西方颠覆，则下一个被西方颠覆的目标很可能是伊朗，那样，欧盟将会在能源上摆脱俄罗斯的束缚。

### （四）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的诉求与俄罗斯政策

叙利亚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教派冲突。叙利亚占总人口70%的是逊尼派，占总人口20%是什叶派。代表叙利亚逊尼派利益的反对派希望夺回由什叶派巴沙尔控制的政权。反对派一直坚持要巴沙尔下台。

叙主要反对派“全国联盟”最担心的是和叙当局的无限期谈判，而希望尽快得到西方及俄罗斯的承认。他们力主国际调解中排除叙利亚当局的参与，反对伊朗参与国际调解（在叙境内，伊朗和黎巴嫩武装人员一直协助叙当局和反

---

Борзоу Дарагахи, Генри Фой. Россия укрепляет связи с Башаром Асадом, заключи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с Сирией, ИноПресса, 2013-12-27.

对派作战)。这一诉求受利雅得的支持，但美国及欧洲对伊朗参与调解感兴趣，因为这有利于他们把与伊朗的核问题谈判联系起来。

2014 年 1 月以来，“全国联盟”向叙“基地”组织的成员发出必须向其投降的通牒。与此同时，另一重要反对派“伊斯兰阵线”以向本国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宣战的“第二次革命”为口号，在叙北方与“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力量爆发了多次军事冲突。“全国联盟”并不赞成本国及来自外国基地组织圣战者的残酷行动（包括“胜利前线”和“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担心他们的负面影响。尽管他们处在反对巴沙尔的另一战壕，但是在推翻现制度后对叙利亚未来的问题还存在分歧。反对派组织“叙利亚自由军”希望建立他们所讲的“更为自由、现代制度”的叙利亚，而“基地”组织则希望建立极端恐怖主义的政权。

目前俄罗斯认为最稳妥的方式，是希望巴沙尔政权能争取到反对派阵营中温和的“世俗反对派”（持摆脱宗教主张的世俗主义者），与叙利亚恐怖分子作斗争，因为叙反对派中的恐怖分子不仅力图取代叙利亚现政权，而且希望控制整个中东地区。俄罗斯希望温和的“世俗反对派”能坐到谈判桌前。现在叙“全国联盟”与叙当局及俄罗斯谈判虽能取得进展，但仅限于人道主义援助和反极端主义问题上。

俄罗斯也许也在寻找另一股政治力量，以免利比亚悲剧的脚本重演。所以俄罗斯的坚持并非固守于对巴沙尔的支持，而是不失去长期以来给予俄罗斯战略支持的叙利亚。俄罗斯的目光较长远，它要防止瓦哈比派最后控制叙政权。正如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所说：俄罗斯从未说过，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必须在保留叙利亚现总统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 四、叙利亚危机下俄美利益的交汇与分歧

### （一）俄美利益的交汇

俄罗斯与美国在叙利亚的深层利益很多是吻合的。二者在叙利亚的共同利益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莫斯科与华盛顿均希望叙利亚政治保持稳定，也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叙利亚越稳定，中东及世界才会更安宁。若欧盟及美国对叙利亚开战，可能给中东的盟友土耳其和以色列带来间接伤害。2014 年 1 月土耳其总统就表示：

---

Владимир Евсеев. Сирийская развязк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2013-09-20.



对叙利亚外交将改用“互利”和“沉默”方式。这与土耳其之前力主军事打击的政策大相径庭。最近，伊拉克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在叙利亚与黎巴嫩、土耳其和约旦的交界处也都发生了暴力冲突。极端主义势力已从叙利亚延伸到了邻近国家，并日益扩大，甚至有可能蔓延至整个世界。

叙利亚经过长期内战，一些大型武器军械流入基地组织支持的极端分子手中，这是美国及欧洲国家极为关切的。2013年12月美国及俄罗斯先后表达了对极端分子已占领十余处武器库情况的担忧。同月，极端分子还攻击了两处存放化学武器的仓库。美国也担心，叙成为极端分子威胁以色列及欧洲的基地。现在叙利亚的极端组织正招募和训练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恐怖分子，为后续的在美国及欧洲的活动做准备。

2013年末以来，西方情报部门主动与大马士革接触，希望获取叙反对派中极端组织成员内西方公民的信息。这与西方的官方外交态度形成了强烈反差。同时，许多西方国家也在考虑将2012年已召回的外交代表重新派驻大马士革。2014年初，大约300名原欧洲国家的圣战者返回了巴尔干半岛，这些人带回的是在叙利亚学到的反政府战斗经验。美国近期也对从叙返回的本国公民加强了审查。

俄美之间还有一个共同利益是吻合的：叙利亚内战极为残酷，带来了无数惨无人道的暴行。截至2013年12月31日逃离叙利亚的难民人数达230万，其中儿童占了近一半。这场冲突引发了1945年以来的第二大难民潮（2003年至2007年伊拉克400万难民逃离家园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难民潮），然而叙难民的逃离还没有终止。这无论对于俄罗斯，还是美国，都不符合他们的“世界领袖角色”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声誉。

美国与伊斯兰圣战者（西方将其与“恐怖分子”划等号）之间20年来的冲突一直影响着世界走势。俄罗斯也是饱受恐怖主义的侵害，正如俄罗斯外交部在2013年12月30日指出的，伏尔加格勒爆炸事件同在美国、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所发生的恐怖活动一样，幕后有着共同的阴谋。现在美国也启动了对“阿拉伯之春”的再评估和再认识，由最初支持中东变革至今天对伊斯兰极

---

Станислав Тарасов, Доктрина Турции «ноль проблем с соседями» и «арабская весна», Голос России, 2014-01-17.

Мария Ефимова. Дамаск раскрыл контакты со спецслужбами Запада, Газета «Коммерсант», 2014-01-16.

Анна Филимонова. Путь ваххабита: из Сирии на Балканы, Фонд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14-01-17.

Мартин Несирки. ООН: Число сирийских беженцев превысило 2,3 млн человек, Итар—Тасс, 2013-12-31.

端分子蔓延的担忧。俄罗斯力图说服美国及北约国家：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正处在世界“反圣战者”的最前线。叙利亚国内战场上，有来自 80 多个国家的武装分子和雇佣兵。在最近一年的内战中，极端分子接连残无人道地处死战俘。自 2013 年 6 月叙武装分子第一次斩杀本国基督徒以来，侵害基督徒的事件不断发生，50 多座教堂被毁。

叙利亚危机前有居民约 2400 万，其中约 130 万为基督信徒，而现在约有 40 万基督徒已成为难民，他们或在国内流浪，或逃到了国外。叙利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巴沙尔政权较重视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共存，与罗马教皇的关系密切。叙利亚反对派成员中几乎全是穆斯林，未来的叙利亚若由反对派执政，能否处理好基督教在叙利亚的问题，美国还存疑问。

## （二）俄美利益的分歧

俄罗斯与美国在叙利亚的深层利益也存在矛盾之处。2013 年，俄罗斯与美国及欧盟外交针锋相对的三个主题是：叙利亚内战、伊朗核危机及乌克兰协议，而叙利亚问题尤其突出。美国的战略构想是扩大海湾地区的战略同盟，形成多层、环行控制的战略框架。表面上看，叙利亚内战与伊朗获取核武器二者并无关系，但是，美国对叙利亚的打击，对德黑兰则有着直接联系，因为巴沙尔政府是伊朗的关键性盟友。

总之，美国希望改变当前叙利亚政治制度，而俄罗斯则希望维持现状。最初在叙利亚问题上犯错的是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在 21 世纪初错过了变更叙利亚政治体系的机遇。2000 年巴沙尔就任总统时就曾给过西方这样的机会，在巴沙尔与西方领导人谈判时就提到了希望进行众多的变革。而大马士革当时众多的变革信号被西方所忽略。当时，西方“接受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妥协，而对巴沙尔却置之不理。现在美国自然不会一错再错。因此，这一次美国变革叙利亚政治体系的决心非常坚定，底线是成立取代巴沙尔政权的亲美过渡政府。2014 年按计划美国将把军队撤出阿富汗，这可能加剧叙利亚的紧张局势。若俄美不能就叙利亚问题达成统一或叙利亚反对派不能更迭政权，则美国可能选择与以色列联手在叙利亚南部建立安全区。此外，美国在叙利亚反恐问题上的双重价值标准也会导致俄罗斯和联合国调解难度的加大。

世界政治舞台上，除俄美两国外，还有欧盟、巴西、中国、印度等大国，它们的政治影响因素越来越不可忽视，现在一些存在这样或那样问题的国家更倾向于选择与大国合作或寻求护助的方式，例如，白俄罗斯获得了俄罗斯的护

---

刘月琴：《冷战后海湾地区国际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6 页。  
Андрей Резчиков.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нтуиция Путина, Взгляд, 2013-12-28.

助，利比亚获得了法国与英国的庇护。对手的对手，若不是朋友，则可能是盟友，而盟友自然可帮助自己削弱对手。也许，这正是俄罗斯支持叙利亚的直接原因。

## 五、结语

叙利亚对于俄罗斯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叙利亚的政权更迭不符合俄罗斯的军火利益、能源输出利益，会削弱俄罗斯对欧盟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还会加剧瓦哈比派对俄罗斯高加索民族问题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水平，延迟俄罗斯新兴工业化的进程，动摇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

未来俄罗斯还会坚持中东问题“非暴力”的解决方式，会坚持“制止西方军事干涉和防止冲突超出区域范围”的原则。涉及俄罗斯的还有个问题值得关注，若在推翻巴沙尔政权的问题上欧盟及美国不能实现更大的进展，则西方国家可能会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相应措施，甚至可能会更多地参与乌克兰国内的政治斗争。

## Analysis of Russia's Policy on Syrian Crisis

CUI Xiaoxi

(Cui Xiaoxi, MA, Associate Researcher, 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stud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Russia's Middle East strategic thinking; the background for Russia's policies; the ideological roo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politics, economics, religion and racial issues; the common interests and difference between Russia and USA.

**Key Words** Syria; Middle East Policy; opposition; Islam

(责任编辑：李 意)